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二七・子部・雜家類

近溪子明道錄八卷

〔明〕羅汝芳撰

筠齋漫錄十卷續集二卷別集一卷

〔明〕黃學海撰

續羊棗集九卷附二卷

〔明〕駱問禮撰

道古錄二卷

〔明〕李贊劉東星撰

譚輅三卷

〔明〕張鳳翼撰

閒適劇談五卷

〔明〕鄧球撰

一〇一

二七一

三九五

四三七

四八九

近溪子明道錄

〔明〕羅汝芳撰

據明萬曆十三年詹事講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一
二毫米寬二七二毫米

題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三

三

余襲焉近溪子題踈山會語其詞甚俚且
顛近溪子不以余焉迂若謂有契于心者
梓而傳之矣頃杜生來自滇將公泉胡大
夫命復以其集問序于余嗟余于近溪子
竊附忘言之交矣又何言與又何言與顧
余茲有積疑於衷非近溪子末余釋也藉
手以就質正可乎惟近代二三野儒歸然
負山斗望者其譚說名理若蒙霧觀花隔
韡搔癢不獨無當諸慧目即庸虛如余讀
其書亦不欲竟卷已夷考其生平而仰溯
其心神則固矚然粹然大足媲美前脩而
楷程後進也藉令其人而在雖負牆執鞭
所欣慕焉至若輓近一二譚學者高極于

原缺

大言小言微言淺言正言反言即其詆言
綺言無不沃於吾衷已視其本諸身而超
然麗然徵諸家庭而雍然翕然推之於交
於民物而盎然藹然油然熙熙然日見
之優者即其所語語者也蓋實有諸已矣
故又冲然歆然未嘗施施然自是而自矜
也亡論初機淺學即披溜操觚者流苟一
言有幾于道未嘗不讚嘆而謹識之如獲
拱璧然所謂若無若虛者殆庶幾耶吁世
學道者胥如近溪子余又何疑顧余前所
疑者非徒求諸人實求自得于心也近溪
子何以解之雖然端精于身心性命之微
耻矜妍于文字之末實踐于親親長長之
際不馳騫于高遠之歸是近溪子之學亦

近溪子之教也承其學者弗思歸求之此
而於彼是亦余所疑矣不知近溪子又何
以裁之也
萬曆癸未孟夏之吉友弟天臺山人耿定
尚言



叙近溪羅先生明道錄

往歲以督楚漕艘赴淮徐解后近溪羅先生于真州時舟次語間見先生之襟次灑落心體平易而舉中和之說為余告尚在耳也別後參商無從緝晤萬曆己卯予叨役滇之金滄則先生已還盱江然先生之去滇才二季其宦績昭昭人耳目矧予攝金騰兵務日尤稔聞先生政事之大蓋實能行其所學而非徒騰口說爾也當其時緬勢猖獗諸土司為騰藩蔽者被其迫脅兼翼以木邦之鴛黠焰逼金齒先生以總屯握該道符節駐騰衝策應其急議主出兵為角莽者聲援以遙制之事雖中阻迄今士大夫壯其氣其勇於有為如此則豈徒空譚者哉今先生還盱江矣迤西及東公署多先生手澤而一字句皆喫緊為人盛心予於先生投分雖淺神交則深即所發義理之勇認真持定不奪於利害不怵於毀譽不挫於榮辱固子輿氏所謂浩然氣也使得竟其施為於邊方裨益豈淺鮮哉頃

予從金滄遷洱海南及期而先生之門下士杜君應奎者以先生平日存藁若干篇來乞予言重以滇中長者麓池郭方伯公命方伯公予公祖杜君又不遠萬里而至則焉能辭予惟言者心之聲也行者言之實也學者心有所見則宣諸言而成章為文措諸行而成章為業子輿氏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是尚友也則學者固有行不逮言味空虛而鮮實用者矣要之不盡然也論先生之世之槩可印證矣空譚云乎哉

予於文未能學間學弗工奚足闡先生所得之蘊第於先生之躬行其言者偶聞一二於滇雲故撫以塞杜君之請而復郭方伯公之命若夫品藻斯文自有知言者為之秉筆非予事也於是乎叙昔

萬曆壬午歲仲穉之吉
賜進士第朝列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參議前禮部儀制司郎中奉

敕督理湖廣糧儲蘭谿公泉胡僖撰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一

會語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曰大人者以天下為一人者也以天下為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圓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修由是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一

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為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治平之始於誠正修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式一定之格而為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後即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夫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以明明德於民者固必先修身正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己為欲火已之聞悉得其當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性焉致所性之知果何在存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一

於誠意正心修身之如何而為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為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物皆當其則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極焉耳誠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止焉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為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大學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可見知先後即知所止也次言致知在格物又次言物格而后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為本末而本末之為格物也又不彰彰著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即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說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為物之本所以為事之始而一一須合未至善之格者也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

天其明德親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浹洽於父子君臣朋友間也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中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後來知所先後又是從知立本以及其末來故於意之能誠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此段於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詳說備舉然却都是形容學大人者知本以後一段精神如易謂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擬議以將成乎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即接着定而後能靜說蓋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自然外誘不動內念不生又安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好樂而

近學子明道錄卷之一

五十一

為中心之累也哉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徇好惡於倫物之間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仁敬孝慈信而約言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則國之興仁與讓天下之興孝與弟應之甚速而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繫矩以下即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入而凡用人者用夫

意徹切固是意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脩齊治平節節為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緊接着知本知至說來即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蓋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為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國家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看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看篤實忘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住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益其疑聚一段精神於幽獨之中者又非其勢之所必至也

近學子明道錄卷之一

四

哉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慎則是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即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孳孳於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孳孳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但其中既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誠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河親可樂可利也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所以康誥太甲帝典皆自明其德不已而及諸民又不已而通諸

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十從心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于四表格于上下是非明謂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七十衣帛食肉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入行政以盡絜矩之義也耶嗚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將以仁其身者仁萬世人人之身而恐無憑據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之道於是取夫六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為大學一章以為修齊治平規矩所謂格也其旨趣自孟子以後知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見得當求諸六經而未專以孝弟慈為本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求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為凖其自幼學即有所疑又父乃稍有見龜勉家庭已數十年未敢著之於篇惟居鄉居官常誦誦我

高皇帝聖諭衍為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興起者輒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朝果當大明而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開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輒述鄙見以便請正於諸先覺云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子得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惻以復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此心此身生生造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充周則一顧誤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時時臨爾無須更或離自然其嚴其慎見於隱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哀則其靜虛而其動直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要修而化育彰教可永垂而無敵矣故易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謂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能已父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費而隱雖人至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亦字須讀得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此不知不能即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有體

而吾圓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况於穆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纔說誠者天之道而始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群聖天地皆有不能盡有所憾皆有相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教化川流此其天地則超絕形象而尤為大也是以其道則為至聖之道其德則為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氏平生心蘊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切群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雖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則復言聖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蓋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闡然之闡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綵繡芳煇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

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闡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確然嘆曰此即所以為聖之至為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群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知也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生平自仁其身者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發出奈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達乎性命之源以想度為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所為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是皆擬聖太高覓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清如何而任如何而和如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步間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

而知即所以為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即所以為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即無聲臭而闇然以淡簡溫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其宗旨何如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繆也其本末先後尚何

近溪子明道錄

卷一

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可身遊聖神堂奧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則解者紛紛竟未能愜人意何也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為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徒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言說也已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即是至善否曰此古者的有所指即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即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為明德親民之至善足為萬世之格則而萬世誠正修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格致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覆詳明以顯大人之學其初說明明德親民當止諸至善如一破題相似却即接連說但能知至善所當止則其意自定

近溪子明道錄

卷一

其心自靜其身自安以慮家國天下而自得其平矣此即一個承題相似却亦只是反說以見明親當止至善也於是又申明如何是當止之至善蓋明親這個物事其末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却根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做得停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為明親之善之至也又決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為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却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將明親止至善衍說一遍

至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逐件物事詳細條陳一段格則而格則最停當處則俱指示以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即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為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修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個至善格子而為學者所當知者也則一章書首尾原自相應亦自完全何容補奏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此篇與禮何關曰禮有經有曲世人輒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曲而非經

通學明道錄卷之一

十一

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物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血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曰物之格者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為禮之大經仁之全體也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輒以意見彷彿為之家國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通學明道錄卷之一

十一

問古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不提愛親敬長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也哉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又鮮能却是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能於下愚而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修作則使終擴充不去守規矩而為方圓夫豈不易簡也哉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不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則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弊固無殊也已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奧曰先賢亦云大學為入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義理勿論而其次序則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坐中有一習禮記者愕然曰先生豈嘗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出而現存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大學係曾子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無序耶曰二書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每謂願學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孔聖親作不能而孔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着

筆也蓋他分明自說五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學則鋪張命世規模以畢大聖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聖結尾而大學以至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明甚自揣鄙見或亦平慮一得而非敢鑿空杜撰也試共思之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哀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一

十三

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問中庸雖說性然亦未嘗明言性善曰只天命一句便徹底道破蓋吾人終日視聽言動食息起居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為而為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體物而不遺本於穆而不已則吾人終日視聽言

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為道同諸人而為教也又豈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登天也已

問戒謹恐懼說是敬慎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九人奉君父之命猶然悚息不寧况吾人此性即是天命則帝天之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其幾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一

十四

蓋由所見既已親切則為念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陽明謂從渥養後始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以前氣象其意何如曰二說俱大有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情性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雖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

况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
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
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
命性真以為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契緊
帖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
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
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
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性
未亦多安能即許以及觀自得耶曰汝於上下文
意欠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一

七

謹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
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處覓中更從何處
覓中耶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
深感聖人厚恩也

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却又致曰致字是
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
天地萬物上着力也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學易
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
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
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為天

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為天下之達
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
中其中方是立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
是達其太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
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之謂禮鼓舞斯斯之謂樂
相安相忘斯斯之大順大化而至誠至聖之所以
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
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一

十六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曰前在京中會
說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為然請為諸君誦之大哉
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即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
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儀
即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克
足蓋經禮曲禮周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
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即此便是聖人至道然
聖人却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旋
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則
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至道
終不為我疑矣夫至道以至德而疑此德性之所
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於古訓問於師友如